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兊上

程子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兊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之

之義又允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兊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兊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掩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

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之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愚曰此卦與井通體是坎坎變六四為九四成困變六三為九三成井二卦俱坎體而困為窮井為通何也夫君子之於天下得志澤加於民故水在木上斯為井邦无道卷而懷之故水在澤下斯為

困彖詞釋困曰剛揜者何言九二為初六六三所

揜九四九五為上六所揜三陰揜三陽以小人而困君子也此以卦爻言困也釋亨而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以亨者何言險在勢說在心困在身亨在道非君子孰能之此以卦德言亨也釋貞大人吉而曰以剛中也何大人二五也二五以剛居中坎之心亨也大人之所以為貞也心亨能出險況困窮乎故吉此以二五言大人之善處困也甚矣處困非小德所能也文王稱大人孔子稱

君子二聖人其自道乎羑里之演易陳蔡之絃歌夫孰能困之釋有言不信曰尚口乃窮者何此以上卦兊為口有言也下无應有言不信也此聖人因上六以戒不善處困者也或曰彖言尚口乃窮而繫詞則曰困德之辨何也曰當有言不信之時以口則窮以德則辨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程子曰澤无水困之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

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艱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

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隂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隂掩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隂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

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於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與四為正應臀謂四也株木亦四也巽為股股上為臀巽為木四為二陰所掩木不得敷榮株木也四剛而不中如臀困株木不安其居豈能濟人之困哉初既失四之援自四反二三為坎坎

陷也為溝瀆入幽谷也幽者北方不明之地初在
坎底又入幽谷困窮益甚无自出之勢故三歲不
覿自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二至四有離體離
目為覿也困六爻陰為小人之困陽為君子之困
然三陰掩陽小人困君子君子不終困小人實自
取困焉故初六出則不得應於四入則不得比於
二非自取困辱而何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

於酒食中有慶也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

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

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隂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隂所畜困陽為隂所掩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恵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朱子曰困於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

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愚曰二五相易為震震為稼二坎水注之為酒兊為口食也朱紱謂五也巽為股膝以上也乾為大赤坤為黄黄赤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酒食君子所以養五不應二二未得君困於酒食无以自養也朱紱方來五以同德終求乎二兩困相求惟誠能通故曰利用享祀上六宗廟五動二往震為長子艮為門闕長子升自門闕至於宗廟享

祀也享祀心專一之義也上求下應順也下進上不納逆也故易戒二曰征則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言五未應二二雖困於酒食及五同德相求應則困之中又未嘗无可慶者焉

六三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

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剌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於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剌據於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宫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詞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乎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

備矣

愚曰上卦兊伏艮艮為石四五石也坎為蒺藜二是也坎為宫為夫離為妻為目見也三隂掩剛莫甚於六三六三上掩四五而下掩二天下之所疾惡而危害之者非斯人也耶夫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夫石堅而不可勝者也九四九五是也而三欲困之是非所困而困也以不肖困賢以下凌上公議之所不容也名

安得不辱夫蒺藜剛而不可乗者也九二是也而三乃據之是非所據而據也以小人掩君子以柔乗剛事理之至不順也身安得而不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宫雖其所安而不得久矣妻雖其所與而不得見矣歸无所容死无所託天下之至不祥何以過之斯人也犯義之甚神怒人怨視初上為最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程子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於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

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
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
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
不失剛柔之宜四應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
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
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

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
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愚曰四與初正應也初之從四宜速也而來徐徐
者何哉初與六三共困九二九二金車也九乾陽
乾爲金二坎坤體坤爲輿坎爲輪故二爲金車初
與三何以困之是適自困也故初六入於幽谷三
歲不得覿四故曰來徐徐困於金車吝始吝而終
通者九四之剛不失夫初之應其志在下是以有

終也九四於三陽之中雖不當位然上比九五而
下資九二雖困於陰然有剛以相與故曰雖不當
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子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
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
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

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隂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

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

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愚曰兊伏艮艮為鼻巽伏震震為足兊金刑之劓刖也二坎為赤乾為衣巽為股膝以上也赤紱臣

之紱也謂二也二以征為凶五以无助而困困於赤紱也巽為不果徐也兊為説祭祀已見二爻劓者刑其上也刖者刑其下也困之時三隂上下共掩剛九五豈終受制者必劓之刖之去其所以掩陽剛者既去梗除君子必合故曰乃徐有説言二五君臣之間始困而終亨也兊為説君臣相説則神人和同故利用祭祀而上下均受其福二之有慶五之受福二五剛中其所以在困而亨者中直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子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於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

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兊上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於葛藟於臲卼曰動

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愚曰巽為草六三巽象也故為葛藟上與三其位當應上六困極求助而六三柔而不正不能相濟又纒繞之故曰困於葛藟又以小人在上位髙而必危故曰於臲卼雖然易窮則變變則通故易告之曰動悔有悔征吉言動着悔吝之機便有悔生矣若從正道而行則反為吉明示兩途惟人自擇

象以困于葛藟爲未當言上六求六三爲未當也

以動悔有悔爲吉行言避悔而趨吉也

☵☴ 巽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

不熟不如黄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

愚按程子云坎水也巽之象木也巽之義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而上乎水汲水之象也文公云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又曰以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却是瓦器又曰若作汲井桶則解不通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以愚觀之繇詞言瓶者謂上卦坤體坤為腹二至四兌象兌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自四至初成反兌兌口在下巽繩反上而毀折之羸其瓶也不是

古人汲水只用瓦器不用木桶亦不是卦中不取木義易中有一象則說一句聖人見卦中有瓶象則說瓶巽木也巽乎水而上水安知非又以木而汲水乎今人汲水二物皆用亦可見矣朱漢上謂此卦彖辭脫錯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其言亦有理夫子於改邑不改井曰以剛中者何坎本

坤體坤為邑乾以一陽變之成坎故曰改邑坎剛居中震巽艮兑皆可改坎不可改故曰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也於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曰井養而不窮者何夫无喪无得而隨取隨與往來井井而取之不竭井以養為用者也於汔至亦未繘井曰未有功於羸其瓶曰凶者何汔如汔可小康之汔汔幾也幾至於水也繘井綆上於井也今曰未繘井則水不上出曰羸瓶則汲井无具非凶而何井

以上出為功者也故曰未有功又曰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程子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愚曰木上有水井文公云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

之木沈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漲一斗便是此義又如草木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井之義以愚觀之若說漲水上來豈止用木為然其他器物沈下水底水亦漲起且草木生津潤於井義皆無干涉程傳亦自穩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隂柔居下

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葢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

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

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

愚曰初為井底坤水汨之泥也夫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降物皆然水為甚此初六所以為井泥而

不為人所食也泥而不食遂為廢井舊井廢井也
不特人不食禽亦不飲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言居
下流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衆所共棄也嗟夫德之
不修行之不潔而怨時不我用惑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
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
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

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就下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

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反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愚曰程義已詳爻云谷者以下卦伏艮云鮒者以巽為魚鮒魚之類也云甕者以三四五離象離為大腹兌為口有口而腹大者甕也云敝漏者以兌

為毀折也九二雖剛中君子然九五不應而下比初是以用舍皆不濟何者用則當如井之上行而其德宣舍則當如甕之貯水而其德畜今井下注既不能宣以濟用甕敝漏又不能畜以待用象曰无與也以五不應无與之者以致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

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潔清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

亨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朱子曰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位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巽為股為入股入坎下渫井之象也兊口在上不食也坎為加憂為心病心惻也乾五為王離為明陽為福三居下卦之上下離滓濁上接清泠井之渫治者也井渫可以食矣而不食焉三與上為正應上於是惻之曰是井也猶君子之修其身而不見用為我心之所傷也渫則可用汲矣汲者誰歟若有明王汲之則天下並受其福矣此望五也象曰行惻謂行道之人所惻也指上六曰求王

明受福謂上六求明王而告之以汲曰井不汲於井无喪賢不用於賢无戚我之所求於王自欲受福而已井不汲賢不用福不我與心安得不傷乎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程子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

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陽剛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隂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愚曰甃井用塼塼者坎水坤土合而甄者也四有甃井之象故云井甃九三六四君子之潔修者也三之渫抱潔而可用汲四之甃自脩而不使廢然

九三而上六應之故為我心惻而求王明六四而初不應之故但守正自修免咎而已不修井四之咎也修矣或食焉或否焉則九五之責也何者四近君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其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

井以上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朱子曰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愚曰陽為清潔坎水陽也九五以陽居陽清潔之至故為洌坎中一陽是乾乾為寒井五月卦陰氣自上而下寒矣故九五有寒泉之象井泉寒洌而

後可飲人君德中正而後能用士九三渫之六四修之至此則寒洌而九五食之矣以中正之君用自修清潔之士此天下所以並受其福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

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轆轤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兊口不掩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愚按幕于氏本作冪亡狄切覆也今作幕音莫者傳寫誤也井至上六既渫矣既甃矣既食矣井

道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猶曰收成功云爾然井養賢不窮既收功矣勿可覆冪當與人共之夫不言而信謂之孚與人共之不言而信使天下並受其福為吉之大何以過此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可見井食於五猶是小成勿冪於上則博施濟衆然後為成之大吉之元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五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

元　趙采　撰

䷰ 離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潔清不可不革者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

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巳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

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朱子曰革變革也兊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

矣

愚曰革變也事不極不可以變董子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革之為義小則更化三代百王之損益是也大則革命湯武之事是也然必極而後可革不極則天命未改人心未厭不可遽革也故曰巳日乃孚巳日朱漢上謂當作戊巳之巳蓋革自遯來一變无妄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震

納庚革之離納巳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十者數之極也言待其極而後革人斯信之矣夫日未至而革固不可也日雖至矣未至於極亦未可也巳日乃孚如桀之民曰時日曷喪紂之民曰天曷不降威而伊尹猶去亳適夏武王猶觀政於商是也革有悔者也然必具乾德者革之而悔亡矣乾德天德也无欲者也故曰乾道乃革離兊皆乾體故云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

之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兊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

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愚曰彖釋革而曰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得者何此言凡物不合則變生是以革也水火二女此以上下卦體而言革也或曰坎為水兌為澤今彖以兌

為水何也曰坎兊一也坎為陽水兊為陰水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兊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兊亦為川坎為水革兊亦為水又兊為金金者水之母此兊所以言水也釋巳日乃孚曰革而信之者何言革者非常之事事不極而革人豈遽信哉必待十日數極而後革革則人乃信之矣此以卦變震離納甲而言革之不可輕也釋元亨利貞而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者何此言有乾德而後可革

革則四德不全不可同乾矣故但曰文明以説大亨以正不曰利者革則天下以為利非聖人之利故不言也文明以説謂離變六五而為兊成革也大亨以正謂九五當位而正正則大亨也釋悔亡而曰革而當者何言離六五之上五與上革而得其當此以離變革而言革之道所以悔亡也離兊皆乾體坤來革之天地革也天地革則寒暑相代而四時成寒暑亦水火也湯武之革亦天地之革

也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易之有革其為湯武設乎聖人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葢更革之時非常時比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愚曰天地間寒暑相代謝只是水火相變革至變莫如水火知變莫如治歷君子治歷之變以四時之變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矣堯之歷象箕子之歷數是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

體而陽也雖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黄中色牛順物鞏用黄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

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愚曰以陽居陽雖有剛正之才在下无應未有變更之時此宜固守其中順之節不可以有為也黄者中之色也牛者順之德也離六二之象也初九宜體六二之中順固守如革之堅而後可夫革於他爻義皆取改於初九義又取堅象又言不可有為夫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他日能革皆基

於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子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

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巳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

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

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愚曰離之六二納巳故曰巳日乃革之乃者難之

也巳日則時久而事極矣猶難之而後動湯武是

也以是而往故吉且无咎道亨而時會謂之嘉六

二居中處順又巳日而後革之此其行所以有嘉

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

矣

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

下之上事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无過矣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愚曰九三剛正而明居下卦之上可進而革者也

聖人曰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何也以九三剛明過

中又離體務上故戒之然與上應其時則當革革言謂以當革之説言之於衆也三就謂三番商量方結果成就易於革道可謂慮之周謀之悉允為口革言也九三爻歷三位三就也三就人斯信之矣伊尹五就桀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所與汝鳩汝方言者何言哉必當革之言也武王三撍而後陳於商郊亦皆當革之言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必至於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

中正而至善何也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

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愚曰進而至於四具卦爲兊革而說者也革而當矣悔可亡矣不惟吾自信吾之志而天下亦皆信吾之志矣此改命之所以爲吉也改命大事也天下不信其事而信其志无湯武之志則簒也故必曰悔亡有孚而後曰改命吉然則易之有革所以重湯武之事而憂後世亂臣賊子之爲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曰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愚曰夫革一物易一物未足以盡革也變凡為聖變臣為君變亂世為文明革道大矣革至九五大人以天德宅天位煥乎其有文章赫然其有威德无可云喻如虎之變焉則其精神之所感召不待

占卜必有孚信之者矣乾五為大人兊為虎二離為龜兊為決占決龜也二五未易而應未占有孚也乾稱龍取其飛革稱虎取其變非九五至變安能不言而信如是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程子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

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葢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茍便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

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

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子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見於外也中人以

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愚曰上六革道已成大人以炳然之文君子以蔚然之文相與揭一世於離明之治當是時也小人亦知改容以事其上矣離二文之中也故二交五其文炳離三文已過故三交上其文蔚蔚者茂蔚文之過也君子文而蔚小人説而順為上者宜如

何哉无為守正斯可矣故曰征凶居貞吉武王既革商命即歸馬放牛包干戈而不用列爵分土以處君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以安小人垂拱而天下治得此道也革道已成而又革焉是紛更也故以征凶戒之

☲☴ 巽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

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横亘於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

也制器取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鼎元吉亨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曰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朱子曰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内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愚曰鼎在天地為中和調一之器帝王守之則曰神器聖人鑄之則曰象器水火相巽則為養人之器水火相濟則為養身之器凡鼎之義无不吉也无不亨也義盡於辭故其辭簡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

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内外髙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上既言鼎之用復以卦才言

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陽剛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愚曰六十四卦皆象也而鼎之象見於畫初為趾二三四為腹五為耳上為鉉而鼎具矣其用則以

木巽火有烹飪之功烹飪之功二祭祀也賔客也祭莫嚴於上帝賔莫重於聖賢曰聖人亨者嚴之也曰大亨者重之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爻也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此以六爻言鼎之用也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下聽卑聰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

變鼎離目在上其視逾遠明也巽而耳目聰明者
義則兼離而用則主巽天下之患莫大乎聰明自
任以壅蔽其耳目聖人惟知夫耳目不可自任是
以巽為聽受以廣其聰明不巽則无以得聖賢耳
目之助故曰巽而耳目聰明此以卦爻三變而言
鼎之才也六二之柔進而上行而為六五以柔履
尊則剛柔得中而无過不及之咎以柔應剛則君
臣道合凡天下之聖賢皆為我養矣斯所以為元

亨也此言革反二為五成鼎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

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

愚曰以木巽火火木二體未然之火也木上有火火木一體既然之火也二卦皆乾體乾為金火木鑄之巽風吹之鑄鼎之象也離南面正位也巽為金凝命也革既改命鼎所以凝之也故鼎次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

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

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出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也

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

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愚曰此爻顛趾程傳謂鼎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致潔取新則是鼎當顛而出其否似今時傾鼎鐺以致新文公云因其顛而出之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則是鼎不當顛而偶然顛因其顛而出否則可以无咎是顛本不好是有咎却出否故无咎大抵鼎是重器不可提掇縱有否惡只當就而滌之豈可顛其趾此是初六為鼎足不能持重

却上應九四故鼎足顛仰足顛本不好今因其顛而出否故亦得无咎古者奔則為妾得妾亦豈是好今以其子有子故亦无咎以卦變推之初往四成震兊震為足兊為毀折顛也兊又為少女得妾也震為長子以其子象也象以顛趾為未悖以出否為從貴者鼎利出否以從新妾利有子而出賤出否即出賤出賤者母以子貴也若是則顛趾亦何悖得妾亦何嫌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

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昵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

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愚曰陽為實陰為虛二鼎腹以九居二鼎有實也五二之仇也君子好仇仇匹也六居五陰失位有疾也又乘剛亦疾也即就也二動則成艮艮止也二不可往則五不能來不我即也不我即則怨耦然在九二為吉者何哉鼎實則不可復加今二鼎實矣五若又來加之則反傷其實而有悔尤也五

陰虛即則傷其實五不我即二不妄有所之則能守其中而全其實矣故象以慎之一字戒其輕有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物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

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禄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禄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藴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懐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

陽剛之德上聽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

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愚曰二鼎實矣三則鼎實過中三動成離坎坎為耳以三之離近五之離火壯矣夫熟物謂之革鼎之有耳所以受鉉而行非以革物也今九三實盈火壯鼎沸及耳耳炎而不可加鉉是以不可移掇而其行塞離為雉雉膏八珍之一也鼎不可移掇雖有

雉膏之美於何所烹飪而食之兊口在上不食也雖然
玉在炎而不灼倘上九以玉鉉而舉之則得剛柔之節
為陰陽之和而成雨則火壯可解而九三行塞不食之
悔可失矣悔失則終有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
鼎不可以耳而熟物以耳熟物失烹飪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
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恊力得其

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隂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

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朱子曰晁氏云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隂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愚曰四與初應四動之初成震兑震為足兑為毀折鼎折足也餗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也謂卦

有雜也初之四雜毀矣覆餗也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受實必有餘量二已不可復加三已過中四則溢而覆矣九四近君處之不當位豈能任天下之重況與初應而信用初六之小人所以折足致傾敗而覆其鼎之所有故國敗身辱而受大刑何凶如之其形渥輔嗣謂霑濡之貌伊川從輔嗣曰赧汗也文公云渥當作剭重刑也若只作沾渥却只是洗濕渾身覆餗大事不止於赧汗霑濡而

已按鄭康成虞仲翔本作其刑剭凶王㳂曰古之大刑有剭誅之法此文公所以不取程說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黄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

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隂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
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隂履柔不極
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
動静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
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温乃有
節也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
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
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

鼎以烹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巽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朱子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葢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愚曰五離中之隂為坤坤為黄五在鼎象為耳又伏坎亦為耳金鉉指九二也二自遯九五乾金變而為二二應五舉鼎耳而行故為金鉉鼎至六五

黄以為耳金以為鉉中以為實鼎之貴不可復加矣而復有上九之玉鉉何哉曰此聖賢之辨也鼎大亨以養聖賢於六五上九見之六五譬則賢也上九譬則聖也故六五利貞而上九則无不利六五利貞言必貞固而後不失也至玉鉉在上非剛非柔而剛柔得其節是以大吉而无不利也易井之上九元吉在上然後足以為井功之大成鼎之上九義猶是也或曰上九言玉者何曰上九遯乾之

不變者也乾為王故云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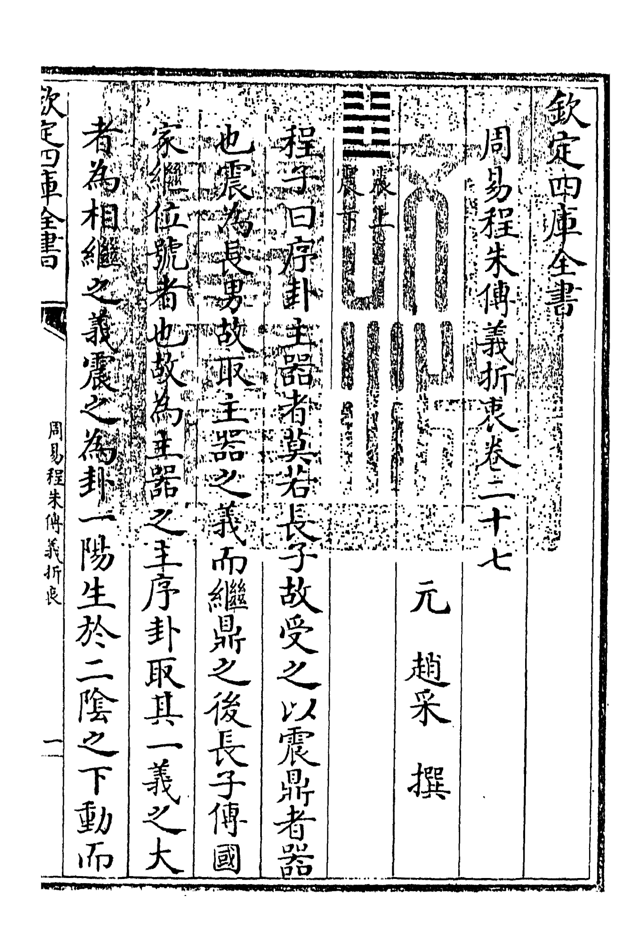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馬衍宗

謄録監生臣楊可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七

元　趙采　撰

䷲ 震上
震下

程子曰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

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震懼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程子曰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

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此則保其安裕而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

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朱子曰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愚曰卦自臨來九二之四也一陽萌於重陰之下為震震動也懼也雷震斯達物動斯出人懼斯成故震有亨義雖然與震俱震者畏心也有畏心者可以成後喜故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虩虩懼貌宣王遇災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也不與震俱震者定力也有定力者可以當大事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一雷所震百里為之不寧而長子在廟未嘗以之而喪匕鬯舜納大麓烈風雷雨弗

迷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子曰震自有亨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謹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

也彖文脱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
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彖
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觧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
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
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愚曰震來者謂九四來也彖言恐致福者何言因
恐懼致福慶也此以震四之初言震亨也四來之
三成離離目動笑也之二成兊兊口動言也彖言

後有則者何言未震之前踐履必有違則處所以懼既震之後遂修省而有則所以笑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也此亦以震來而言震亨也自初至四乾坤之策百有二十百里舉大數也驚遠四也懼邇初也邇於雷者懼遠於雷者驚懼甚於驚也此以初二三四言震也坤為肉為棘艮為手以棘載肉而升之者匕也坎震為酒離為黃酒黃鬱鬯也徐氏謂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是也上六

宗廟也艮為門闕坤土在上為社震為穀稷者百穀之長宗廟社稷之象也四者諸侯位長子居之監國之象也臨二之四出也古者諸侯出而朝覲會同世子監國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横渠張子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為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

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
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
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子曰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
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
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

啞也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修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愚曰震之陽爻震人者也陰爻被震者也初與四皆震人之爻而通言被震之道焉夫震道莫善於初初則迅雷不及掩耳人皆畏之被震者亦莫善於初一儆而覺則善心油然而生此震之初所以盡卦彖之義也况又以陽居初陽則見善明而用

心剛初則去性近而辨理早是以能此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乗剛也

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乗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崗陵之

重髙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知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巳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巳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

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朱子曰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之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愚曰二以虛弱之質遡初爻之震被震而懼者也況九四之震又自上來而乘初九之剛來而近二上下皆震二能无危厲乎故曰震來厲按虞氏本

億作噫於其反九四震來歷三則二成離五成兊

兊為口噫也虞翻曰噫惜也離為蠃為龜蠃貝也

龜亦貝也二之所利也今四來歷三二驚遠懼遁

避而之五則離毁貝喪二之五必躋三三艮山之

中在大塗之下陵也二躋三三三成九九陵也五

雖口惜二喪貝而不應之勿為逐也二只得復還

中正自守則所喪不逐而自得謂復成離象也夫

物吾之物失之不以道數窮必復能无獲乎七日

謂二歷三至五復自五之二成七數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子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隂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中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

不正其能安乎

朱子曰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

愚曰蘇蘇氣微貌三處下卦之上逺於初震而懼甚於二何也位不當也所履不正聞震而懾神色沮喪氣息蘇蘇而微故曰震蘇蘇聖人教之曰爾若因此震懼改爾所行使歸於正則无眚矣无眚

何懼焉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言三之蘇蘇非震之為災位實災之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子曰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隂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陽者剛物

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
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
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朱子曰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
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愚曰震道莫不善於洊雷霆曰轟轟於天下人誰
畏之被震者亦莫不善於洊人之情一警而不覺
則頑再則聾三則蔑如也此爻正洊雷也辭曰遂

泥象曰未光得非陷於四之中不中不正如足陷於坎不能自奮震者乎宜其滞泥而不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程子曰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當重於正也葢中則不違於

正平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
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
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
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
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
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
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
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往來皆

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為大也

朱子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也

愚曰五被四震者也以六居之履非其正欲往而上則无位欲來而下則乘剛往來皆危行也故曰

震往來厲然往來雖厲而吾无喪失者孟子曰必有事焉吾之所事者何也曰中而已矣天下之理莫善於中中豈有喪失哉二五兩爻二止於來厲尚可以往也五往來厲不可以行也然二反喪貝五乃无喪何也天下唯剛足以有守而柔不能焉二之以柔居柔正也五之以柔居剛中也中无不正正未必中此一喪一无喪所以異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程子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動震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於其躬也不於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

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為衆作震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朱子曰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

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震盡衰矣上懼尤甚何也表裏俱虛无主張於内也神氣盡散謂之索索視瞻不寧謂之矍矍甚懼之貌也雖然震道在四被震在五上非所震也非所震而懼焉不失為見幾預防故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三與上應婚媾也然兩陰必睽

睽則有言故曰婚媾有言象以索索為中未得言中无主故也以无咎為畏鄰而戒戒如前車覆後車戒之義

䷳ 艮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静相因動則有静静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

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静也上止而下静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子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

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朱子曰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

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程子曰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事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

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與艮其背止之義同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愚曰震反為艮震初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

也九四去四而之三一人背而來也兩人相背而去止見其背而不得見其身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為門闕五四中爻而虛在門闕之中庭也卦互震震為足行也既背而去行於庭中但見其背不見其人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彖辭因重艮之象而言艮也夫子作彖辭既曰艮止也又曰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者何哉此以艮震反體卦中又互震而發艮之止非一定之止止之謂也天下知

止之為止而不知行之為止故聖人特發此義以
賛艮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也
此釋繇辭艮其背之義也人之四體皆能動唯背
不動所以文公云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止
於所當止所當止即大學至善之地止於所當止
即止於敬孝慈信之類也文公云艮其背渾只見
得道理合如此入自家一分子不得著一些私意
不得蓋只於道理當止處便止不見自家身不見

人不見利不見害只見箇道理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道理當止處曰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也此是言上卦下卦各止其所而不相與也敵應是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亦各止其所而不相與也文公曰八純卦都不相與艮卦是止尤不相與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葢不把行其庭對艮其背並說艮其背但只止於所當止也不管身也不管人所以彖辭云是以不獲其身

至无咎也文公云伊川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恐是失點檢又曰艮其背背字恐是止字彖中分明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此亦見得好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子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複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

況踰分非據乎

愚曰一身之中至難止者思也思不出其位位猶所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无思靜而止也思不出其位動而止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子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

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朱子曰以隂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隂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

愚曰四震為足初動於下而應之趾也艮其趾不是止而不行是一舉趾之初便要止於正也止於正則无咎矣其又曰利永貞者何欲其始之以正終之以正始終不失其正然後為艮道之善也象

曰未失正也初未失正而止之則天理全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

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朱子曰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

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愚曰二動成巽巽為股腓股輔骨垂肉也艮之初為趾則二為腓二以柔居下卦之中知中而欲止者也然腓制於股股制於心腓雖欲止豈能救於股之隨心哉其心不快則動而後已卦互坎坎為心病不快也夫股上聽於心者腓上聽於股者今六二腓雖欲止然心豈肯退聽於股股豈肯退聽

於腓耶聖人於六二教人以心止而後為止心不止腓欲止得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薫心象曰艮其限危薫心也

程子曰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

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
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
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
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心也
朱子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於腓則
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
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
之甚也

愚曰異端有止心之學者制其身使不動九三是也夫限者一身上下之際所以為俯仰之節也夤者脊之肉自上而屬下熏心馬融王肅作熏謂熏灼其心虞翻曰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爽以熏傳寫之誤按古本當作動心以互體有震震為動令也三制其身使不動當上下之際俯仰之間强坐而止之坐久至傷裂其夤亦危厲矣然身雖不動而心則動此正所謂坐馳者也豈得為善

止心者乎坎為心病故曰厲薰心若孟子之不動
心則善止心者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隂柔而
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
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
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
无取之甚也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

足稱大臣之位也

愚按此爻程傳得之四坤體坤為身四三兊象兊折之為躬所貴乎大臣者以其能格君心之非今四不能止君而但能止躬豈足稱近君之位乎然以六居四得其正故无咎无咎者善補過者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程子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隂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之義人之所

當愼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出也艮其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愚曰此爻亦只從伊川說三至上有頤體震為動頤動輔也艮伏兊兊為口言也艮其輔非止其口

而不言者也言而有序言滿天下無口過也夫人而止於中正豈復有餘事哉道而止於中正豈復有餘理哉言而止於中正豈復有餘悔哉此五所以悔亡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子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

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愚曰艮本坤體坤厚也五爻言施艮之地未嘗言艮道也言艮道者其上九乎艮道何道也曰厚而已天下之物薄則易揺厚則難動上九重艮之極所謂嶽不動者也何厚如之故曰敦艮在聖人也大德敦化見於中庸安土敦乎仁見於易所以法

艮道也象曰以厚終者何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非
厚不能終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十七